

袁州府知府陳廷枚重輯

藝文 碑銘序書

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唐 劉禹錫

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節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勢以理至有垂天工之隙以補其化釋王者之位以遷其人則素王立中區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習登正覺至哉乾坤定位而聖人之道恭行乎其中亦猶水火異氣成味也同德輪轅異象其致遠也同功然則儒以中道御羣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寢息佛以大慈救諸苦廣起因業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碑

故劫濁而益尊自比邱東來而人知象教佛衣始傳而人知心法以確實示其攝修味真實者即清淨以觀空存相好者怖威神而遷善厚於求者植因以覲福罹於苦者證業以銷寃革盜心于冥昧之間泯受緣于死生之際陰助教化總持人天所謂生成之外別有陶冶刑政不及曲為調柔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惟四海之大羣倫之富必有以得其門而會其宗者為世導師焉禪師諱乘廣其生容州姓張氏七歲尚儒以俎豆為戲十三慕道遵懷削之儀至衡陽依天柱想公以起初地至洛陽依河澤會公以契真乘洪鐘蘊聲扣至斯應陽燧含燭晞之乃明

始由見性中得自在嘗謂機有淺深法無高下分三宗者  
衆生存殞漸之見說三乘者如來開方便之門名自外來  
放生分別道由內證則無異同遂以攝化爲心徑行不倦  
慈彼南裔不聞佛經結廬此山心與境寂應念以起教隨  
方立因居涉旬而善根者知歸逮歷周月而帶縛者漸悟  
以月倍日以年倍時瘖矇恫開荒憬漸華邑中長者十方  
善衆咸信發願大其藩垣法堂四阿復引僧舍身心恒寂  
象馬交馳隨其去來皆得利益踰嶺之北涉湘而南仰茲  
高山知道有所在此地緣盡脩然化俱神歸佛境悲結人  
民自跌坐而滅至于茶毗三百有六旬矣爪髮加長容澤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碑

二

差表真子號呼圍繞薪火得舍利數十百焉於是服勤聞  
法之上首曰甄叔乃率其徒圓寂道宏如亮如海等相與  
拭淚具役建塔於禪室之右端從衆也初廣公始生之辰  
歲在丁巳當元宗之中元也生三十而受具更臘五十二  
而終終之夕歲直戊寅當德宗之後元三月既望之又十  
日也後九年其門人還源以爲崇塔以奉神興建銘以垂  
休皆憑像寄懷不可以闕一謬謂予爲習於文者故繭足  
千里以誠相懇大懼其先師德音與時寢遠且曰白月中  
黑東川無還颺于金石傳信百劫彼隨墮淚之感豈儒者  
流專之 敬酬斯言銘示真俗文曰如來說法遍滿大千

得勝義者強名為禪至道不二至言無辨心法東行羣迷  
不變七葉無詞四魔潛扇佛衣生塵佛法如線吾師覺者  
冥極道樞承受容印端如貫珠一室寥曩高山之隅為法  
於百千人俱齋民啜噉戶有犀渠攝行方便家藏佛書  
願力既普度門斯盛合為一乘散為萬行即動求靜故能  
常定絕緣離覺乃得究竟死即我休生非我病常藏者身  
常圓者性本無言說咄囑其誰等空無碍後覺得之像闕  
靈塔迹留仁祠十方四輩瞻禮於斯

袁州大仰山重建太平興國禪寺碑

宋

程文海

皇元有天下佛法益尊大天下名山思致崇極以稱德意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碑

三

皇慶元年袁州大仰山重建太平興國禪寺成有司圖上  
其事詔加封開山祖師小釋迦曰慧慈靈感昭應大通正  
覺禪師二神曰顯德仁聖忠祐靈濟廣慶王曰福德聖仁  
忠衛康濟順慶王命詞臣發揚休烈勒垂堅珉臣某謹按  
唐宰相陸公希聲塔銘師名慧寂世韶州族葉氏文宗朝  
從瀉山大圓師悟曹溪心地直指之奧又從國師忠和尚  
得元機境智之妙按宜春圖經會昌元年師來自郴遇二  
白衣神指其地居之方是時國正侮蔑佛法學徒陵遲幾  
不自立而師應七葉之運龍縱此山歷歲數百其道大暴  
於天下斯亦奇矣神蕭姓伯大分次隆初宅水上游忽夜

非風雨遭廟於塔由漢晉以來或淖高原為田或助官軍  
弭盜禁災神惠神怪不可度已迄今水旱疾疫之禱輒  
應廟而祀者幾半天下非聰明正直能致然也神得歸而  
化乃宏師得神而道益彰故合詞於師之室於秋以俱天  
德癸卯冬十有二月乙亥寺災明年長七希獲書復殿宇  
冰涉暑步不懈輸幣薦貨者川至為殿閣各書樓各二  
堂六祠一若方丈衆寮若門廡軒庭若庾庫庖漏以區計  
廿有八丹碧煥燦制度宏密廣員倍於舊而加美焉攢峰  
突嶂靈潭徧瀑風景不改於昔而增勝焉十方來者莫不  
驚異讚嘆愴怛四顧而忘歸又建棲隱禪院於城南門為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碑

四

出入祝釐之所噫勤矣陵何氏世以儒顯金華去為釋詞  
雪嵒欽師之後為臨濟十八葉孫外宏而內峻學禪而行  
律故施諸其徒則尊嚴整齊而學成者衆示諸行事則感  
動聽信而業樹者隆凡三錫命曰大圓佛鑑禪師於我  
是道也藏用於體則靜無所為於體而用則動無不應  
以之承六祖開名山而神靈之靈惠四方每靈之  
廓象教法法真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廬歸乎大江之右微而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山周八百里據楚之藩昔有神人伯仲赫靈廟食其間在  
唐武宗粵小釋迦至自柳山歷澗絕谷神獻異境瓶鉢以

安彌危蹀難道喪不悖既固既完浸澁曹溪益濬而疏流  
為大川弘滌滄泱廣洽混冥會於一原道得其正地得其  
勝來學日繁後五百年室燬徒隳適啟聖元莫盛匪今莫  
高匪禪或鑄而利乾乾佛鑑統一儒釋有光厥先揚瀉激  
濟惡衣糲食以示學人學人若林直指其心有覺有聞表  
正失惑遐邇丕變順風駿奔崇構拓趾高朗博碩如祇陀  
園青山為城白雲為屯翼翼言言由甲底壬克漬厥成孔  
勩且勤職司上言天子嘉之景命攸敦於赫慧慈泊于大  
神鼎峙高尊靈宮既抗休號允爍尚迪恩綸天經地寧保  
有無疆壽我聖君太史稽首播頌萬億永殿山門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碑

五

房公德銘

宜春太守房琯

唐李華

元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軋兇害直事乃  
不行寇起幽陵連覆二京帝慈烝人避狄西蜀爰命監撫  
理兵北朔登賢為輔遜子以續公齊冊書亦捧瑞玉聖人  
神聖天地成若子孝臣忠元元踴躍命帥中軍謀殲羿浞  
人咸有言志屈道行公曰不可屈則佞生柄不在公象昏  
曠明退歸儲宮出守函谷入為尚書正色諤諤又刺汾澮  
遂臨彭澤何負如東何負而西公授挫抑邦人悽悽帝懷  
明德俾我不迷徵拜秋官僉曰休哉薨烈闕中閔弄人哀  
喬嶽隕躡輔星昏霾天子涕淚追崇上台巖巖餘宗瞻其

峻極赫赫房公尊其盛德昔撫宜春列邦是式建銘江濱  
以慰南國

房公德銘之陰

柳宗元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人爲王卿士亦  
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  
僭凡爲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  
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爲王卿士若衛武公號  
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  
爲縣若葉公白公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涪公而大臣坐  
能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銘

六

公最著者曰房公房公相元宗有勞于蜀人咸服其節相  
肅宗作訓于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于德用是  
進退所居而事理辨所去而人哀號理袁人袁人不勝其  
懷爲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德亂故不克立今刺史太原  
王涯嘉公之道猶存乎人袁不忘公之道爲之刻石且曰  
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爲也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  
即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隕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徵  
子之仁有土封以爲卿士道爲三公德爲國師年爲元老  
嘗爲縣縣懷其化至于州州濡其澤凡我子孫罔不戴慕  
盛德之詞文而不刻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率歸于王

公王公嘗以機密匡天子于禁中遵公之道刺于我邦承  
公之理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爲卿士  
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遽願書于銘之陰用永  
表于邦人之良政

都官鄭谷墓銘

祖無擇 知州

予既作韓文公祠成因畫尚書都官鄭公守愚像于東壁  
以配未幾都人之戴白者以公墓所在來告乃率僚屬亟  
往視之距城纔七里而獲焉于是增封樹植宇隧前周以  
垣墉限以閘闕伐石爲碣表于路隅公名谷字守愚袁州  
宜春人光啟三年進士及第始爲京兆府鄠縣尉終以都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銘

七

官郎中老於鄉嘗作拾遺補闕當時正人多稱其善尤工  
五七言詩爲薛能李頻所知有雲臺篇與外集凡四百篇  
行焉士大夫家暨委巷間教兒童咸以公詩與六甲相先  
後蓋取諸辭意清婉明白不俚不野故然嗚呼人患不學  
學患不專雖小善必聞古之醫師日者之類有能臻其極  
猶或不磨滅于後世矧詩者吾聖人之門六藝之一乎宜  
其公之名與世俱存也予觀今袁人服儒而志古者誠不  
少矣他日卓然以文章事業與前人並駕則誰與予是舉  
也將以勉後學未至耳墓在宜春縣信義鄉仁成里至和  
元年二月五日記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又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蓋自大  
道既隱純朴已散雖堯舜之世猶曰罪疑惟輕又  
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然則聽訟之際聖人所  
以敬慎而哀矜者豈以民念非辟之習冒金木之  
訊上之人亦有罪焉三代以還教民無黨宰遂序  
之法養民無非私夫家之田饑寒困苦逼於垂死  
之地而又於先王忠信孝弟未嘗聞知一旦陷於  
有罪而刑之無所不至此志士仁人所以挾書冰  
歎思致主於三代之隆者其說有在是也冲元不  
敏承乏法曹掾愧無皋陶種德之實而憂不能致  
孔子使無訟之道故因修治圉圉既成廼為鞠城  
等銘凡十一篇置  
于座右以自勵云

鞠城銘

畫地不入刻木不對敢或為此庶民于罪使死灰而復然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銘

八

匪予心之所畏也回也盜飯參乎殺人唯穀駑而養虎未  
知焉得仁

門銘

仁汝宅也汝奚不居禮汝門也汝安可踰既出彼則入此  
固將食汝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將曰繫誰之辜予忍  
為董子百仞之深淵亦不斬于公駟馬之高車

枷銘

爾負雖重負爾之負予也亦重爾負若去則亦釋予之負

杖銘

能自杖也而後可以杖人無倚榜掠而曰吾能得其真弱



者茹恨以自屈強者捍楚而獲信咎孰于歸歸乎子身

梏銘

與其梏臯人之手也毋若梏吏之手宵人之滋君子之醜  
爾之所蹈曾弗謀于道匪曰棄汝不言教告古之人一舉  
足不敢忘其親盍眎爾履烏有表端而影跛

梏銘

紲銘

聽訟者欲其如繩之直不欲其如繩之急嗚呼莫紐于奸  
出而惡入莫弛于吏縱而弗戢莫酷于繫一而連十苟避  
理而禁雖糾固而何及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銘

九

杻銘

福生有基絕惡者于其微兩兵鬪于桑女殺人起于揚灰  
初則弗戒而悼絕者之不屬猶不稼而憫饑

衣銘

嗚呼教之不勤俾爾殘義而賊仁子不能與物為春徒俾  
爾不寒而溫

孟銘

曩也挈德而飽汝今也教粒以食汝子為黍則勤而德則  
弗新子一食而九覆俎思平反以穀汝

陰德堂銘

先夜起於獵狡民詐由乎吏詐雖得情而不寬顧何功之  
可謝唯全德之君子功被物而不有以予眇眇之身跋古  
人而敢後與其為濡轍之魚寧相忘于江湖

### 難禪閣銘

黃庭堅

龍眠道人李元中為宜春法曹祿盡心于汗欲忠  
信慈惠于百度訟者伏辜而即罪如罪在已治罪  
之器人服而病焉如傷在已卹其寒饑疴瘵加以  
保惠教誨使宥者渙然而悔杖者自今而悔流者  
在塗而悔死者方來而悔孔子曰子產衆人之母  
也而書言不盡其行事未知其能若是乎獄事既  
飭于是築閣以退聽已無憾而後安禪而乞名于  
其友山谷道人山谷曰菩薩久習勝妙禪定于諸  
三昧心得自在哀閔衆生欲令成熟捨第一禪樂  
而生欲界是名菩薩難禪可名曰難禪閣龍眠曰  
若是則吾豈能不勉焉請為我銘之山谷曰勸已  
以不倦勸同事以不倦勸萬物以不倦故曰難爾

### 袁州府志

#### 卷三十一

藝文 銘

十

夫禪又何  
難銘曰

正念現前常樂我禪于法不難生死險地于物無畏于法  
不易能易能難則無難易俎豆鳩毒使令虎兕蛻乎其無  
功淡乎其無味至道之極不出于聖人萬物之俎不歸于  
天後百世而見堯舜忘義忘年不動不禪坐無生禪

### 龍龍山先生墓誌銘

明 甘泉

龍公鐔字德剛萬載人狀貌魁偉氣岸孤騫髭遊鄉校即  
穎敏不羣出入經史尤長於詩文草隸所與師友者梁公  
寅黃公子澄年十九選入南宮時髦俊媚集惟公才識過  
人曹國李公成宋公遇以國士薦知高皇帝召對稱旨

命同貢士張宗濟等隨春坊官分班入直講悉民間利害  
曰皇祿稽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諸史遂詔治水於泰州  
視軍於遼東川雲隨試輒效所經軍民利弊當興革者悉  
以聞高皇帝覽而竒之引對右順門嘉異其能特授首省  
按察使司其屬繁劇甲天下前此以罪去公下車振飭綱  
紀修明德教民翕然向化道不拾遺幾致刑措正己率百  
司悉尚廉潔頃歲薦饑俸贖悉捐廣濟各郡充嘉與士大  
夫敦崇行誼有不軌者白簡不避權貴以故多為朝士所  
忌下遷公於蘓之長洲令文到離任兩浙士民歸德攀轅  
卧轍遮道泣送相率於公所植桃李處碑而亭之以誌棠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銘

十一

思歸鄉宦橐蕭然無數畝負郭自矢惟以清白貽世不辱  
為榮家府君亦善其清潔不問家人產雅嗜山水急為親  
卜佳城菽水承歡侍養年餘適晉府恭王薨世子尚幼上  
難其傳都御史袁公泰刑部侍郎張公思恭以公對起公  
為晉之左長史遂辭親就職託弟以家事公至任輔導嗣  
王不激不阿王禮重之委以督兵重權克承付託時西戎  
寇太原公率諸軍禦之水陸戰於河汾有功赫然作一面  
長城時皇太孫嗣統患宗藩強盛太常卿黃公子澄進漢  
削平七國之計周代齊湘岷五宗王相繼竄流時文皇帝  
方奉藩於燕上書求諸王過狀不報師起北平檄至晉徵

兵靖難公泣曰高皇帝封建諸王設置護衛所以奠安宗社今北藩日昌倉卒調兵非先帝意也固拒之文皇帝親引兵至城下諭招賢王王推之曰兵權出長史司旋諭鐔曰借兵進香鐔對皇上無旨兵豈可借督軍士豎壁不出文皇力攻之不克竟趨金陵入正大統飛詔械鐔下錦衣獄鐔不屈癸未歲十月九日公薨焉有收其骸骨得衣帶中所白血書有曰捐生固殞弗事二主別父與男忍慟肝膽盡忠為臣盡孝為子二端于我歸于一所公生於元朝甲辰卒於永樂癸未年僅四十娶易氏有懿德生男二人叔馳叔颯方三齡卜以乙酉年二月十八日葬於祖塋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銘

十三

葛家窰之原將塋屬余以行狀誌銘予與公束髮結盟同朝共事予不能辭也於戲父老子幼公行不來求仁得仁抑又何怨銘曰祐命方新篤生豪傑早擅文儒備殫勞瘁總持外臺憲節以植弼亮藩孤執兵抗志氣作山河允矣臣極

太常黃子澄墓誌銘

劉

璉

江南人

子澄上世楚相春申君歿後有孝子香居江夏十五世生公高祖偉偉生鐸鐸生端端生側即子澄父母沈氏生公於分宜則每教公忠義公孝謹克遵父教以貢登洪武十八年進士靖難之役李景隆憤事公慟哭乞誅上不聽凡

公建白皆不能用於是奉密詔率夫人許氏及四子珪玉  
潤澤由洞庭微服過蘓州與知府姚善倡義勤王善乃印  
黃冊編公子補籍崑山珪為道士更名立微守公譜籍玉  
為里正更名彥修時壬午購公益急太倉武士湯華縛公  
至御前百挫不屈公死之從子文富福遠等六十五人皆  
死子澄妻妹皆發教坊逮其九族外親四百餘人皆發充  
軍獨彥修能為崑山音語充解送役收骸骨從江中夜歸  
藏焦山數年子澄有愛妾在繫所立紙牌祀之忽一日晝  
雷大風發瓦取其主去會漢王高煦謀危宗社上乃追思  
公言悔殺公于是路防稍弛可行欲葬江陰君山黃歇墓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銘

三

側守墓者不容歷常熟皆不可至洪熙元年七月十二日  
葬崑山馬鞍山有子有墓非人力也天實司之今公論稍  
明是應有銘銘曰天生忠臣孝之力天植綱常死之力天  
佑眷屬友之力天護骸骨子之力死而不忘君之力百世  
芳風山之力藏銘於中萬年出

題宜春臺詩序

宋 劉嗣隆

江南古郡袁為佳麗之地若宜春臺者又郡之所謂勝遊  
也闌闌之旁崛起數百尺陰森竹樹掩映棟宇遠而望之  
峻不可涉按轡徐行坦如平地周覽川原下望人烟四時  
佳景羅列目前為一州之壯觀萬家之遊息矣夫名山異

景在處有之而皆出於郊野之外巖谷之邃若根盤里巷之間影落軒牕之裏則未之見也某甲子歲自臨川奉詔移領是郡下車事簡首登斯臺愛其臺之高而名之美也徘徊終日欣然忘歸廡廊之間惟相國王欽若寄題詩一首在焉重念由韓吏部而下為郡者鴻儒巨賢清塵相望又郡之人盧肇袁皓輩皆魁傑士也無隻文片字書其上豈好奇逐勝之心有所未至耶而不為好事者所保有所遺墜耶不知其果何如徒使曉烟暮雲有鬱鬱之狀嘉木修篁如聞太息之聲且世之言南昌滕王閣者衆矣觀其雉堞之上聞其無霧異之迹豈足與夫斯臺爭勝哉而王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序

十四

勃為之序播在人口又丹青者畫其圖傳之天下何幸與不幸有如此者某因成七言四韻詩一首題其上雖不足以繼風雅之末亦自類乎發潛者其屬而和之者凡八人雪勝槩之遺憤補前賢之闕筆亦詩人之職也

書萍鄉縣廳

黃庭堅

庭堅航荆江畧洞庭涉修水經七十二度出萬載宜春來省伯氏元明於萍鄉初元明自陳留出尉氏許昌渡漢沔畧江陵上夔峽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送予安置於摩圍山之下淹留數月不忍別士大夫共慰勉之乃肯行掄淚握手為萬里無相見之別巖中九年白頭來歸而相見

於此訪舊撫新悲喜兼懷其情有不勝言者矣予之入宜  
春之境聞士大夫之論以謂元明盡心盡力視民有父母  
之心然其民囂訟異於他邦病在慈仁太過不用威猛耳  
至則以問元明元明歎曰天子使宰百里固欲安樂之豈  
使操三尺法而與子弟仇敵哉昔漢宣帝患北海多賊盜  
起龔遂爲太守及見其老而悔之遂進而問曰北海之盜  
陛下將勝之耶將安之耶然後宣帝喜見於色曰張官置  
吏固欲安之也予嘗許遂以爲天下長者也夫猛則玉石  
俱焚寬則公私皆廢吾不猛不寬唯其是而已矣故榜吾  
所居軒曰唯是而自警庭堅曰夫猛而不害善良寬而不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序

十五

長奸宄雖兩漢循良不過如此萍鄉邑里之間鳴梟且爲  
鳳凰狼莠皆化爲嘉穀矣因書之屏間以慰別後懷思云

韓文公集後序

陳師

煇蒙恩假守袁州到官之初嘗念近歲諸處文籍板木甚  
盛至如江西則豫章有山谷文臨川有荆公文廬陵有六  
一文而袁爲唐吏部韓公退之舊治則宜有公之文無疑  
然訪之不獲也顧公庫所存類皆佛老氏之書竊嘆公之  
遺澤在人未泯不應抵牾如是亟以屬教授宣城劉諭使  
求諸士大夫之家得京浙暨潮陽舊集且俾與士人參較  
焉既而雖正謬誤刪補訛闕遂成善本施諸末學以助稽

考是亦邦人之志也惟公道學之正溢爲文章見於行事  
久而人益尊之故能使聖人之道皎如天日異端邪說終  
不能抗六經而並行以迄於今有功於儒大矣宜乎天以  
三百年斯文全付之而一代諸儒皆不興也其可不使學  
者日見而常誦之於是鈔本流通以貽永久將令人人皆  
得此書探公之緒餘以正其心術庶幾有補於名教蓋不  
獨以備宜春之闕典而已

李衛公集後序

許子紹

唐有天下幾三百年賢相名儒接武而出固未易歷數也  
然考其功烈文章光明偉大卓然足以垂不腐者蓋亦無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序

六

幾自房杜姚宋之後相之有聲者衛公李文饒而已王楊  
燕許之後儒之可宗者文公韓退之而已故世之論衛公  
者必以功烈言而鮮及於文章論文公者必以文章稱而  
或畧於功烈殊不知衛公之文章常出乎功烈之外而文  
公之功烈不在乎文章之下借令衛公當文公時則必以  
文章顯矣文公得衛公位則必以功烈著矣觀幽州紀聖  
功碑異域歸忠傳序會昌功烈非衛公孰能形容之文公  
論淮蔡之敗可立而待折王庭湊之兇煽而奪之氣胷中  
所蘊固不止於文章也夫道之在天下操之則爲心盡之  
則爲性見之設施則爲功烈寓之言語則爲文章易地皆



然豈有彼此之異哉元和十五年文公嘗為袁之刺史太和八年衛公亦嘗為袁之長史文公之去袁也崇廟貌以祠之列豈碑以記之其文集之行於世者又鈔本於郡庠至於衛公則不然祠堂數椽地石刻數尺許蕭然岑壑之中佛屋之側文之流傳者僅有十五賦其全集則未之見豈世之知衛公者一於功烈鮮及於文章歟紹興已卯冬建安邵公來守是邦下車之初首訪韓李遺跡歎衛公文集獨未有表而出之者於是出家藏會昌一品制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合三十有四卷既釐正之又命工刊之俾韓李文章一旦方駕並馳以為有永無窮之傳然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序

七

則公之知衛公其異乎人之知之歟集成屬子紹序其事子紹問學淺陋何足以窺衛公之藩籬然因公之教竊知衛公文章故併論文公之功烈著於集末以為表之盛事云

文標集序

童宗說 教授

子發諱肇姓盧氏宜春人子發字也唐武宗會昌三年以詞賦魁天下仕至集賢院學士歛州刺史歿後三百年郡人許衷集其遺文僅百篇目曰文標集傳筆日久序存而集亡文粹所載海潮賦漢隄詩新興寺碑銘上王僕射書四篇而已其餘如通屈賦注大統賦志在藝文者學者亦

罕見之自建中靖康辛巳迄紹興庚辰又六十年矣會建  
安邵公來守是邦崇鄉化以厚風俗謂宗說蒐綴闕文子  
職也既授以雲臺編廣其傳又俾求子發遺書得古律詩  
二十六篇於劉松宜陽集得闕城碑震山記於古廟巖巖  
中得劔贊於清江玉虛觀合賦序圖狀四十有二篇分爲  
上中下三卷名從其初序取其舊附以成應元舉榜祖擇  
之梅聖俞諸公盧石題詠鏤木於郡庠以貽永久又論其  
出處之大槩而尾諸集焉子發少貧篤志好學器識宏邁  
而濟之以瑰竒拔出之材故其爲文馳騁上下偉麗可觀  
自長慶以來雖善鳴者罕有其比當時達官宿儒皆推重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序

六

之然最爲相國李衛公所知當衛公再主魁柄炙手可熱  
子發廷試第一稍自求顯何爵不縻而乃韜晦州縣屢從  
外避未嘗奔走於形勢之塗迨咸通初通籍金闈出任牧  
守獻賦進狀結知九重雖其遇於命者不至於大用然比  
於阿附而得富貴至於失勢頓挫一跌而不振者蓋有間  
矣則子發雖久窮亦何恨哉今郡之南修仁鄉有盧狀元  
書堂遺址存焉而東湖之石氣勢凌厲見者豁然有昂霄  
聳壑之志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邦學者不志於古  
人則已儻有志焉捨子發其誰與歸

雲臺編後序

童宗說

宗說始見唐書藝文志所載鄭谷雲臺編三卷以謂谷之詩盡於此及考祖擇之所作墓表稱雲臺編與外集詩凡四百篇行於世自至和甲午迄今百有七年外集又闕其半則知谷於道舍詮次之外著述尚多而傳者寡也谷字守愚宜春人永州刺史史之子幼負雋聲司空圖許其爲一代風騷主而薛能李頻當世名士咸愛重之擢第於光啟三年嘗作拾遺補闕乾寧中以尚書都官郎中退居於仰山東莊之書堂高尚其事以至於卒蓋唐自牛李植黨之後學士大夫不擇所附貪得躁進者罕能獨守於義命之戒而不牽於名利之域至於吟咏性情出處默語之際

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僖昭之世哉守愚獨能知足不辱盡心於聖門六藝之一豐入而奮出之論其格雖苦不甚高要其鍛鍊句意鮮有不合於道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克之韜晦里閭全去就始終之大節嘗取其退居淨吟等篇三復而賢之因其言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風教而重之者以村學堂中兒童諷誦往往視爲發蒙之具曾不獲齒偏裨於李杜詩將之壇日往月來殆將磨滅蓋跡其表裏所得而以世俗耳鑒決之彼烏能知守愚之意哉顧宗說道榛力綿豈足軒輊其詩使得以行遠因典教於此而重其鄉之先賢之難得

也亟請諸郡邑葺其墓宇又得賢使君家藏善本鈔本流通而序其顛末所以致區區之意焉

傳信錄序

羅誘

郡自東漢陳重以後寂無其人逮唐有鄭谷獨以詩名得綴於文藝傳末又無顯赫功業於世如彭構雲之隱逸盧肇之文學亦有足尚者而史皆佚之予因憤焉作傳信錄三卷上卷則序前世之事自陳景公始中下二卷則述當代之事自王冀公始與夫守令之治狀過往之遺迹僧道之高行山川之靈異皆附於錄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春秋之志也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序

二十

按此序篇幅甚短或係節畧但事關志乘理宜載入

鈐岡續志序

元 歐陽元 分宜人

郡縣之圖志何為而作也國有賢守令猶家有賢子孫守令保圖志以治分地子孫保關券以治分業能治其所有即為賢矣因田野之有定界也而考其有污萊者乎因戶口之有定數也而考其有流亡者乎因賦役之有定制也考其在公者有湮沒在私者有暴橫乎因士習之有舊俗也考其有可匡直而振德濯磨而作新者乎治之無倦則田野可闢戶口可增賦役可均風化可以日美人材可以日盛矣然則圖志可以一日而闕乎分宜有縣起宋雍熙

至南渡嘉定間謝令謀作縣志不果淳祐黃尉始克成之  
混一以來更六十有七載浚儀趙侯尚之爲尹乃作鈐回  
新志以續前編書成適予以予於是邦實多系梓之  
誼以序見屬辭不獲則願以昔人治官如家之責告夫求  
芻於吾邑者庶知前人作圖志之意非圖以廣紀載備考  
訂而已將以爲勤政之一大助也推本作者之意黽勉述  
者之事吾邑吾民其多幸矣乎

圭齋文集序

明宋 濂

文辭與政化相爲流通上而朝廷下而臣庶皆資之以達  
務是故祭享郊廟則有祀祝播告寰宇則有詔令胙土分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序

三

茅則有冊命陳師鞠旅則有誓戒諫諍陳情則有章疏紀  
功耀德則有銘頌吟詠鼓舞則有詩騷所以著其典章之  
懿叙其聲名之實制其事爲之變發其性情之正闢闢化  
原推拓政本蓋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然必生於光  
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窮乎歷代盛衰之故洞  
乎萬物榮悴之情覈乎鬼神幽明之蹟貫乎華夷離合之  
由舉其大也則極乎天地語其小也則入夫芒抄而後聚  
其精魄形諸篇翰颯颯乎泱泱乎誠不可尚已世有與於  
斯者其惟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乎公諱元字元功潭之  
瀏陽人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修出於安福金萬之後公



至一百餘集冊藏於瀏陽里第皆燬于兵此則在燕所錄  
自辛卯至丁酉七年間作爾間有見於金石者隨附入之  
子幸爲文叙之以傳瀛也不敏自巾角時即知誦公之文  
屢欲裹糧相從而不可得嘗見瀛所著潛溪集不賜鄙夷  
輒冠以雄文所以相待者甚至第以志念荒落學識過疎  
不足副公之望况敢冒昧而叙其文哉雖然公文之在霄  
壤中上則爲德星爲慶雲下則爲朱草爲醴泉光景常新  
而精神無虧亘萬古猶一日序之與否尚何暇論哉佑持  
字公輔問學精該論識英發無愧於家學者也

雲臺編序

嚴

高分宜人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序

三

孔子言夏殷之禮有杞宋不足徵之嘆吾袁爲州僻在江  
介波嶺澄復代有文賢昔在李唐藝文特盛若都官郎中  
鄭谷揆藻鑄詞見推當時其詩散見各帙每得一篇咸可  
膾炙獨世罕全集郡中無傳稽古者每爲之浩歎相傳州  
南仰山有都官書堂遺址乃予攀磴踐棘往尋之不可復  
識徒見泉聲巒影悄愴幽邃殆非人間意其時謳吟嘯歌  
斯境有助歟夫詩之道難言矣非天景勝竒無以發窮智  
非功力深到無以造微臚予讀都官之作精刻洗鍊時有  
月露烟雲之思永夜靜吟至謂得句勝於得好官則其平  
生殫力於斯可謂勤矣世之士落筆出語未得古人一字

而遽已嘗病之豈可乎哉此集予往得之吳中故少傅王文恪公公本錄自秘閣予假以歸手自讐校正其譌闕三之一刻之庶幾以補是州文獻之闕遺云耳

書雲臺編後

嚴嵩

予始得都官雲臺編手錄刻之不獨重其詩也重夫鄉之先賢以為若一藝名於世者猶表見之不忍使其泯滅不聞况夫有大勲德節義者乎及在秘閣閱所藏宜春志集有童宗說撰雲臺編後序其論都官當僖宗時獨能知足不辱韜晦里閭全去就始終之大節異於其時貪得躁進者而祖公無擇表其墓圖像配於韓公之祠則其行之可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序

十四

賢又如此而世徒以詩目都官豈知言者哉夫誦其詩而不知其人可乎此孟子有尚論其世之歎也予故并錄宗說之文無擇之表刻附茲集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之君子當有同予之情者

鈴岡紀勝序

黃鳴喬

知府

袁繞佳山水而分宜尤勝即洪陽一洞蜿蜒盤旋計十數里中有七十二穴所指為日月星辰雲水烟霞仙釋鳥獸昆蟲器具諸類靡不肖似誌云目不周玩情不給賞置其然乎而邑旁復有鈴岡嶙峋插天萬松蒼鬱其下長溪環抱澎湃湍激聲殷於雷每緩步遵蹊夾道陰翳無慮數十



折山岫有泉一泓清澈可鑑由泉而上幻變萬狀相傳爲景有八則其大畧也予嘗從公餘兩衡之洪洞以奇勝鈴岡以正勝洪洞去城二十里許稍費跋涉而鈴岡則出郭不數武公事龐臯可扶筇醉其上洪洞幽邃玄窈若螺尾然非火炬不得前且游者惟秋冬爲便若春夏則嵐液襲人而毒螫怪蟄時亦有之鈴岡峻絕宏敞雨晴雲月靡不宜人况樓閣亭臺參差布列而禪房尤快栖息予嘗謂洪洞有志而鈴岡亦不應泯泯茲大令李君將部署之復搜先後所題詠者編輯成帙問序於予予欣然爲之憇憑第媿筆非如椽弗克傳照正張嶠詩中勢奇看不定景變寫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序

二十五

難真者也姑爲勒數行以塞其請

外孫袁子制義序

王猷定

南昌人

乙酉金陵不守總督袁公督師下九江遭變被執京師余以納餽收骨故間道北行已而公死節三忠祠公子一藻聞變奔赴道死亂兵蓋予子壻也先是癸未公罷江督挈家之金陵余自廣陵省公吾女抱外孫甫二歲隨別去余飄泊江淮十餘年回首里門欲歸不得思吾女而不見輒嗚咽不已因念外孫昔在襁褓欲想像其笑啼面目不復記憶亦可悲矣丁酉秋老友爾公忽緘其文寄予乃知垂髫兩髦已能自立余持之不知爲制義也蓋聞王東蓼義

之勤焉蓋又深余桑梓之感也雖然亦可以見公父子之  
有後而忠孝之食報於子孫不衰也書言堂構詩稱燕訟亦  
老矣尚幸於公父子見之軫石老人題於金陵劍臺之寓齋

袁袁山先生未優軒遺詩序

國朝 孫嘉淦

明侍御袁袁山先生總制九江左良玉脅之南向公於舟  
中執大義讓良玉背汗下喘自恚死其子夢庚降於我  
大清執公北上館於內院將有所重任於公公不屈死之  
論者謂公成仁取義有宋丞相文文山之風我

朝扶植名教不得已從公請亦無異元之於文山所謂君  
義臣忠兩得之者也余少時聞長老言公督學晉中時庶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詩

二十六

明致謗諸生走京師伏闕訟公寃已而讀 國史及公本  
傳則伏闕事在焉然後嘆吾鄉爲公過化之區三代遺直  
在人 國史所錄父老猶能言其故又悲公授命三忠祠  
下公子聞變踉蹌北道復殲亂兵死忠孝聚於一門而  
公所自謂雪窖冰天爲異域鬼者公子亦如之繼自今後  
嗣之或昌與否都不可知又安問三立祠六柳堂四山樓  
藏卷之爲何如也歲庚午予蒙

恩再起爲兵部袁子起宗手錄公未優軒詩帙謁余起宗  
公曾孫以選拔授職需次都下余喜公有後賢而能世其  
家學時優禮之因詢其先世舊事及公他著作無一存者

此詩又殘帙十不得二三同時王季重叙公得詩中趣李  
之椿以爲足補楚風余則謂公之雪肝鐵骨亦略見一斑  
矣惜乎舟中雜詩十五章脫畧僅存其三不及盡見公之  
感時撫事既而以詩本不足盡公此編本不足盡公詩竊  
敢謬附於知公之人不得不一論公之世而喟然爲公三  
太息也公登第起家行人司魏璫焰方熾東林黨禍一興  
高楊諸君子相枕籍蔓延株連善類一空有明二百餘年  
元氣不可復回矣公至思陵朝僅存碩果慷慨談時務屢  
被切責弗恤當是時中原鼎沸僉壬盈朝公三仕三已其  
間張孫振誣以賊楊顯名鐫其秩呂大器代其軍事而九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序

二十七

江之恢復爲虛馬士英寢其奏章而澶淵之六龍莫奉卒  
至臥薪嘗胆疏詞激切忠義凜然福王雖降肯俞其奏其  
如羣小之不喜何哉於是汰軍餉黨士彥象謗羣疑孤臣  
力竭使良玉藉清君側之譖直與晉陽之甲以國故齊公  
以壯士陌刀擊公以江上牛酒邀公而公侃侃正論寒奸  
雄胆曰我段秀實也豈能泚反耶自發九江密章不達橫  
江大礮計不售或縊或溺或絕粒不得死嗟乎運丁陽九  
天意有歸公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與黃石齋金嘉魚諸公  
後先抒忠勝國抗命  
興朝扶乾坤剛大之氣邀

聖朝高厚之恩稽諸前史例得並書毅魄忠魂丹青照耀  
豈不休哉余嘗讀文山寄弟詩有猶子是吾兒之句或以  
是爲文山憾顧文山當日身且不有何有於後而千載芳  
馨百世俎豆且與其遺集若文與詩並垂不朽焉公之後  
昌矣集又不存蓋仁人義士之傳其後與傳其集皆歸於  
冥漠不可知之天而已矣余謂詩不足盡公惟因公傳詩  
則後之人得隻字片言以爲寶貴而不能自已於言况乎  
公詩之不下百餘篇也謹書所感而序以歸之

杜若堂二二集序

沈繼賢

浙江人

昔吾友查子嗣誠少負異才能文章善吟詠時有一日千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序

二

里之目余自總角交最契無何查子年逾弱冠以疾卒期  
在 其孀婦出曩時所制時藝百餘篇詩一卷向余再拜泣  
曰先夫子生時表表歿後泯泯此未亡人之憾也子爲知  
已願以問世俾一生甘苦無置灰燼死且不朽余受而藏  
之欲付剞劂姑有待每風雨晦明展卷歛戲不忍釋亦不  
忍竟讀蓋悼吾友之亡而悲其婦之志也今年秋於燕臺  
得張子坤喬遺詩一編其同里林君賓麓稔其始末具爲  
言予喟然嘆曰異哉何與吾友故事若一轍也浙西江右  
相去數千里其間才人傑士並駕齊驅者幾百輩而獨異  
張子與吾友才畧同齒畧同不幸而天同而其婦之慘卷

懇懇欲爲夫立名更無不同詎非近古來一再見之奇乎  
大名者實之賓人苟擅一長精一技精神詣力之所注後  
之人必有不能泯滅者况文章千古代有傳心知人論世  
不無識者是集行而張子可以無憾矣然則張子之婦憐  
憫懇懇爲張子立名計不誠然仁人君子之用心乎哉子  
因嘉嘆不置林君請爲之序余遂述吾友故事以此張子  
而且喜巾幘中有此二志士也

四書理解序

湯 聘提督學院

崑山徐氏初學辨體一書本老泉評孟子疊山評檀弓及  
有明郭鐘之徒評諸經遺意而集其成然於四子書則缺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序

二十九

而未備也虔州楊廣文維鑑好古勤學迥絕時趨晚年取  
四子書悉以文法評之大意與徐氏辨體相等不可謂非  
卓然成一家言者竊惟朱子讀書之法第教人虛心涵泳  
切已體察不可橫生意見妄爲穿鑿若徒以文求是則周  
子所譏爲陋者矣今觀易序因辭通意之說則沿流溯源  
寧與航斷港絕潢而求至於海者同類而共笑也哉余悼  
士習文勝急欲進以實學而慮難遽轉亟因其素所沒溺  
者而姑爲之因勢利導焉按試諸郡輒用辨體一書爲多  
士訓楊廣文適以四書理解問序於予予嘉其能補徐氏  
之所未及也於是乎書

重修新安橋序

陳廷枚

津梁所以利涉宜舉不宜廢也昔子產治鄭用來漆洧之  
譏晉武平吳遂起富平之築徒杠輿梁歲以時舉誠王政  
之大經

聖朝所加意者也余奉

命來守茲土一切興廢舉墜之責時切於懷雖琴清鶴瘦嘗  
期次第見諸施行上年因公出巡道經分宜之挺秀鄉見  
有危橋一壑勢將傾圮目擊溪流慨然動念當即詢諸父  
老咸云地通閩粵乃江楚要津往來孔道前代累石爲橋  
名曰新安輪蹄稠雜若履周道近因歷久傾圮鄉人架木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序 三十一  
爲梁以濟行役當其春雨作波秋霖騰湧洪流急湍涵涵  
湯湯登斯橋者未有不心戰而股慄余臨流興歎蒿目而  
籌者久之緣功鉅費艱常往來於心計欲得一急公好義  
者以董其事而鼎新之而未逮也今邑庠湯廷璋陳顯祖  
黃其源鍾肇大等欲易木爲石鳩工重建丐余一言爲之  
徵夫濟人利物固賢士大夫之同情而樂善好施亦仁人  
君子之嘉會捐助必自余始然衆擎易舉凡我士民之慕  
義者誠踴躍焉則斯橋之成有日矣余既喜湯生等勤勤  
於利濟之術而不辭勞瘁以期其必成則所謂匹夫存心  
愛物於物必有所濟者由此推之有餘矣諸生勉乎哉

僕自患難歸里後舊遊零落久不通江左音問以爲足下已死去歲見所著書乃知尚在因狂喜呼賈三兄開宗告之開宗老且病感足下尚在喜極而泣僕又竊疑足下昔日遇黨人之禍備極苦毒必無全理或有假足下名而著書以營利者急取反覆觀焉則種種見解議論悉折中於聖賢非足下不能爲自是而私心冀幸足下之真未死與萬一恐其已死而或有人假而託之乃終日怛怛不休也前月抵江陰忽從陳定生處接足下手示定生又爲面述足下之道貌無減於昔且盡得其十年來出處生死之概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書

十一

始信斯文之未喪而足下果幸而留也足下云幸在死後尚須僕匡其不逮其成不朽僕之鄙陋豈曰能之然亦有故人之意不敢默然已者惟是以海內之所仰望於足下轉爲足下期勉足下今日已無負前日但求後日復不負今日耳今日海內之稱足下者曰正學也清流也昔者奸人秉國蓋嘗欲錮而殺之足下能守死以無悔未幾故主採詢人望拔足下以禁近之官授之以講讀之任足下侃侃正論不回即鼎移社墟猶間闕存其初服不忍一旦委於草莽說者謂足下如此生平之事異矣僕者以爲足下生平方託始於此何也足下道高名重苟一日未死則天

下之仰望故人之期勉與夫足下所以自處皆未知其果  
能終焉與否而不可稍自寬假也譬之傀儡學技音節雖  
工面目非情必俟筵終觴散始復本來足下前此不過習  
其音節耳自今以往乃筵觴時也觀場者固多嘗音亦自  
不乏可不慎哉又艾千子已云亡矣其死時殊不草草足  
下向駁議其文章因及其行已驕愎其在當時固所不免  
但驕愎千子之小疵大節士流所難言今日論定似宜爲  
賢者隱護也足下文集中可刪此一則否并祈裁鑒不宣